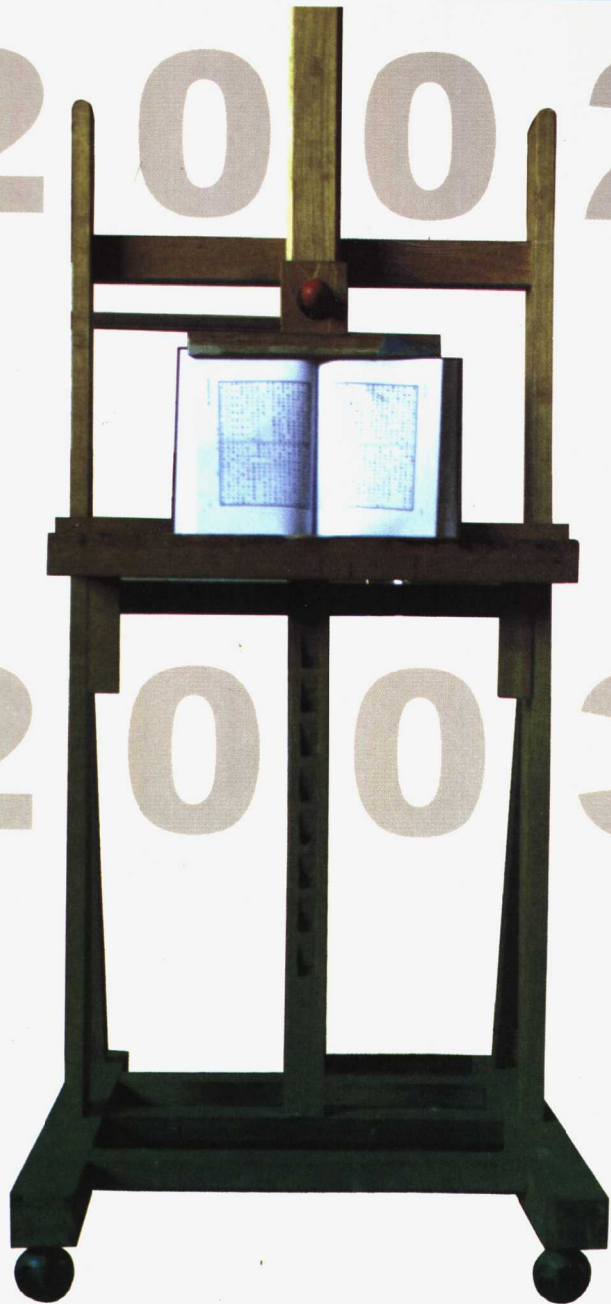


2002

2003



祝勇主编

中国散文双年展

中国散文双年展

祝勇 主编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散文双年展/祝勇主编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4. 1

ISBN 7-222-03942-2

I. 中... II. 祝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0747 号

责任编辑: 宋家宏 杨海波

装帧设计: 鞠洪深 杨晓东

责任印制: 洪中丽

书 名	中国散文双年展
作 者	祝勇 主编
出 版	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	650034
网 址	ynrm. peoplespace. net
E-mail	rmszbs@public. km. yn. cn
开 本	787×960 1/16
印 张	21.5
字 数	400 千
版 次	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3000
排 版	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	昆明市文化印刷厂
书 号	ISBN 7-222-03942-2
定 价	35.00 元

尊敬的读者: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发行部电话: (0871)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(邮购)

序 言

祝 勇

—

2002 至 2003 年的中国散文，照例平庸着，精彩着，被分类、编辑着，被议论或者漠视着。国家统计局不负责统计在这两年中到底生产了多少字（或者吨）的散文，有多少读者在阅读或者消费着散文，年人均阅读量为多少。显然，散文对于国计民生的作用远逊于钢铁或者粮食。在失去统计价值的情况下，我无法确定这些大量繁殖的汉字是否还有其他价值，并且进而怀疑一个人参与这种写作的意义。作品在每一分钟闪现和消失，像江河里的水滴，它们不会被辨识和记忆，被记住的，只是河水的流速。

二

无须怀疑散文的渗透力，它像水一样无孔不入。这一方面归因于散文有着非常好的人缘，可以和小说家、诗人、戏剧家、官员、学者、记者、主持人、演员、歌星、厨师、保安、保姆、罪犯、三陪小姐、偷渡客、变性者们打成一片，充当他们的代言人；另一方面还得感谢它与媒体的暧昧关系，由于有大量的非文学类媒体帮忙，散文可以被认为当今最容易发表的一种文体。当然其中有好有坏，有特立独行也有混水摸鱼，但是面对日益疯狂的字纸，读书人常有这样的体验——读也可，不读也可。阅读机会的无限性使每次机会变得一钱不值。一场战争的胜负很难由一发子弹决定。因为散文家族人丁兴旺，某个人或者某个作品的优劣，往往显得无足轻重。

三

散文创作者们大抵没有进行过对成功机率的测算，否则大多数人会打退堂鼓。车马络绎的大道上很难发现珍宝。这几乎是一条热闹的死路。余秋雨的成功范例固然具有广告效应，但他的聪明才智并不具有可效仿性，他的成功经验也很难推广。在这鱼龙混杂的人群里，行走着沾沾自喜的傻B和充满焦虑的智者。不同的人，对于散文的价值有着全然不同的判断。纸张的泡沫每一时刻都在制造着富翁同时也埋葬着伟人。也许我们很难与散文英雄谋面，但我们不怀疑他们就藏身于俗世的人流中。这样的人是有的，有时一回身就能看见。

四

譬如城市，规模越来越大，但对于有些人来说，却终生生活于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里，超出这个范围，他注定迷路。道路规定了一个人的有限性，这使得每一个严肃的评论家都格外谨慎，面对浩瀚的散文尤其如此。价值判断永远是相对的，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，在没有边界的时候，尺度也将随之消失。散文永远存在于发表、评奖、评论、编选、排行这些偶然事物之外，它呼吸着自己的空气，自在地歌唱呐喊、吞吐尿溺。所有的权威都是冒牌货，对于散文的编辑文本，可以当真，也可以不当真，就像对待本书那样。

五

从各自的视角出发，对于这个共有的世界，每个人的认识都大相径庭。对散文的美学判断，几乎成了当代文学中最具歧义的一个领域。从创作的角度上说，散文完全是一个超然的世界，只与个人的叙述立场及叙述方式有关，倘从进化论的角度评判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凡是按照传统范本写作的散文八股，都是糟糕的作品；凡是遵从某种陈规陋习的陈词滥调，都在扫除之列。如果把这两个凡是表述得极端一点，就是：所有的经典都是我们的反面教材。

通常的看法是：“在进入九十年代后，中国文坛上小说发展很快，而散文界的革命成分几乎很少。”（见本书中贾平凹与谢有顺的对话）这是事实，却只是从一条道路上（比如长安街）行走时观察到的事实，如果换一条路（错综复杂的小巷），我们会看到不同（甚至相反）的事物。在所谓

主流散文巨大的遮蔽之下，散文革命每天都在发生。在崇高而且呆滞的纪念碑下，正进行着魅力无限的个人表演。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散文的了解十分有限，因此，对“新时期散文”，我们可以有一万种描述方式，就像对“文革”文学一样。

六

文学史惯用减法，在删减无数细枝末节之后，让（它所认为的）主干（即所谓的文学主流）显形，其他全部隐没；而对创作者而言，则恰恰应当使用加法——在已有的类型之上，我们还能创造出什么。难度永远留给后来者，而且难度系数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大。文学事业从来是一项不留情面的事业，传承者的命运凶多吉少。我们有理由对刘易斯之后的短跑选手寄予深切的同情。

从前的规律是：散文写得越像散文越好；现在的规律是：散文写得越不像散文越好。后者有其特指，即语文课本里（被作为尺度和规范）的那种散文。从大的时间尺度上说，当下散文作者应当是幸运的，因为前面的跑道上尽是残疾运动员（这是一个基本估价）；从小的时间刻度上看（比如这两年），他们则是在高海拔的山顶跳舞，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风险。我不同意贾平凹对九十年代以来散文的判断，革命已经在多数人睡眠时发生，一觉醒来，人们会看到迥异的人群和街景。所以，编选这个两年的选本，比编选那本二十五年选本（即《一个人的排行榜》）更令我心怀忐忑；原因很简单——参照系已变。

七

即使如此，这两年的散文阅读经验仍然令我难忘。这两年全人类都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的，再有想象力的人也无法想象这两年中发生的事件，与此相比，散文正呈现出的微妙变化可能不值一提，它只对关心散文进展的人有意义。也许过强的目的性使“散文革命”在九十年代具有一定的姿态感和表演性，呐喊使音调因过度夸张而变形，如果说当时的先锋散文一度受到冷落和排挤，那么进入新世纪之后，被变革的散文真正进入了松弛的自如之境。张锐锋的《算术题》使得数学的演算过程充满了哲学的深意，我曾说过，数学与文学是距离最远的两种学科，但张锐锋却在两者之间穿梭往返，游刃有余。在人们认为散文先锋已体力透支的情境下，先锋又回到起跑线上，并且照样轻松领先。格致的《转身》是对一篇记录个人遭遇的旧文的解读分析，马叙的《在异地》则是他个人漂泊经商的流水账，来自日常生活的深切体验令人动容，它们让我们目睹了除去战争、疫病和灾害

给人类制造的共同困境之外，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焦虑、无奈和挣扎；还有何向阳的《短篇的田野》，是她以评论家身份写的一篇序言，但我坚持将其当作一篇散文收入，因为术语的皮肤覆盖着个人的喜悦和痛楚。我们看到跨栏高手在这两年中如此密集地登场，看到散文正在穿越各种障碍，畅行无阻。

八

编选本书的时候，“中国美术双年展”正在举行。“双年展”一词来自美术界，国内最有影响的是“成都双年展”。中国人素有“大年”、“小年”之说，认为一件事物不可能每年都达到最佳状态，而是呈现闪歇发展的态势。这也许是为本书命名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借口。直接原因是，当下各种年选遍地都是，本书并不打算混迹其中，况且，两年时限，既可保全选编者的共时性志向，又能提供相对充分的选择余地。

一个疑问：为什么两年的选本比二十五年的选本还厚？我想以目标的不同来区分它们。《一个人的排行榜》重在回顾，《中国散文双年展》则重在呈现和展示，尽管两者在时间上是衔接的。我不能保证本书对于未来（甚至对于现在）有多大意义，我不是时间的代言人，无法断定哪些作品会被留下，哪些会消失无踪。我曾说过时间是最终的评判者，但也可能不是，真正杰出的作品可能永远掩匿于时间的幽暗处。我只能确认我干了一件自己想干的事，仅此而已。

不用说，这本书的作用是有限的——这并非自谦之辞。如前所述，任何一种目光都有局限性，有着永远无法抵达的死角，而所有光束集合而成的无影灯，又会消解事物本身的真实性。这是一个编选者和评判者面临的两难。但我想它至少是一把梯子，它或许会帮助我们完成对当下中国散文成就的想象。如果我没把这把梯子放错位置，那么，相信它会调整我们观察当下散文的角度，并由此产生更加真切的观察。

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三日写
十一月七日定稿

目 录

背 影

鲁迅路口	张承志	/3
一夜芳邻	王充闾	/12
隔江疏影	朱以撒	/19

声 音

在历史中寻找声音	辛丰年	/29
乌 师	韦明铤	/34
听吆喝	胡廷武	/38
语言与声音	阿 坚	/51

世 界

比罗比詹的噩梦	蓝英年	/57
甘地、布什及行为艺术	韩少功	/72

空 间

变形记：左岸之版本	林 鹤	/79
装修记	于 坚	/82
轮回之所	方 希	/102
某个片段及其记录	熊育群	/105
夜与街	黑 陶	/108
旧宫殿(节选)	祝 勇	/112

生 存

转身	格 致	/135
----------	-----	------

君子固穷	老 村	/148
你的身体是个仙境	周晓枫	/153
在异地	马 叙	/163

故 纸

唐朝的天空	李国文	/171
张生的礼物	孟 晖	/178
故纸碎片	李 辉	/184

阅 读

博尔赫斯的面孔	格 非	/199
回望浩然	凸 凹	/210
短篇的田野	何向阳	/214
看得到摸不到心如刀绞	黄集伟	/218

艺 术

纵情之痛	冷冰川	/223
仲夏夜之梦	陈丹青	/236
听听今晚谁在演奏舒伯特	欧阳江河	/238
悲剧·无厘头·综艺节目	王 干	/244

思 想

算术题	张锐锋	/253
死亡的字型演变史	蒋 蓝	/280
宙斯的情人	王开林	/284

民 间

二皮杀猪	林 白	/291
盼天黑	吕 新	/295

备 忘

七盒录间带(节选)	贾平凹 谢有顺	/301
“散文”的侏罗纪末期	李敬泽	/314
散文：无法回避的革命	祝 勇	/321

背影

鲁迅路口

张承志

今年又一次去了绍兴。该看的上一次早已看过，若有所思的心里有些寂寞。城市正在粉刷装修；拆掉刚盖好的大楼，改成黑白的绍兴色。可能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吧，这一回头顶着万里晴空，总觉景色不合书里的气氛。在鲁迅故居门口，车水马龙根本不理睬远路的游客；滔滔河水般的群众之流，擦着制作的假乌篷船一拥而过。我犹豫着，最后决定不再买票进去。

与其说是来再一次瞻仰遗迹，不如说是来复习上一次的功课。那一次在冬雨中，我们走过了一条条街道，处处辨认着遗体 and 背景。那几年我潜心南方的游学，事先读足了记载，到实地再加上草图笔记。我辨认着，小街拐角座落的秋瑾的家，青苔沾湿的青藤书屋，还有山阴道、会稽山、古史传说的夏禹陵。蒙蒙冷雨中的修学令人愉快，追想着那些日子，盼着再重复它一次。

虽然我明白这是一种危机潜伏之地。渐渐地我们终于明白了，这个民族不会容忍异类。哪怕再等上三十年五十年，对鲁迅的大毁大谤势必到来，鲁迅自己是预感到了这前景的，为了规避，他早就明言宁愿速朽。但是，毕竟在小时代也发生了尖锐的对峙人们都被迫迎对众多问题。当人们四顾先哲，发现他们大都暧昧时，就纷纷转回鲁迅寻求解释。我也一样，为着私人的需要，寻觅到了这里。

反省着对他的失言与败笔，我常自戒不该妄谈鲁迅。无奈乏于参照，于是又令人生厌地转回这里。我已经难改习癖，别人更百无忌惮。那么多人都在议论鲁迅，那么多人都以鲁迅为饭碗，那么多的人都自称鲁迅的知音——这种现象，一定使他本人觉得晦气透了。

不知到了毁谤的时代，一切会怎么样。

同伴是本地人，对是否进去参观无所谓。我也觉得要看的都看过了，门票要四十元呢，或者就不进去了吧。路口上，车声轰轰人声鼎沸，不由你过分地斟酌徘徊。于是胡乱决定离开，心里一阵滋味索然。

就这样，这一次在绍兴过鲁门而未进。虽然脚又踩过这块潮湿土地，端详过秋瑾的遗墨、进入了徐锡麟的卧室，我没有迈过那个路口。我想保护初访的印象。冬雨的那一次我夹在一群小学生里一拥进了三味书屋，后来就亲身站到了百草园。那时的感觉非常新鲜，自己的小学生时代、以及自己孩子的小学生时代一霎间都复活了。那不是来瞻仰伟人的故居，而是回到自己的孩提时代。一股那么亲近的冲动，曾在人流拥挤中幼稚地浮现。

从鲁迅家的大门口迈步，左右转两个弯，隔一两条小街，原来三百步之内，就是秋瑾的家。

初次意识到这一点时，我心中不由一惊。他们住得这么近！……果然还是要到现地，才能获得感受。我不住地遐想。彼此全然不相识是不可能的，即便没有借盐讨火做过亲密邻里，也会由于留学一国彼此熟识。若再是朋友，就简直是携手东渡了。

后来去了徐锡麟的东埔镇。冬月来时，以为东博路远不易到达，这一回才知东埔镇就在眼前，公路水路都不消一阵功夫。这么说，我寻思着，烈士徐锡麟的家乡就在咫尺——这几个人，不但是同乡，而且是同期的留日同学。

站在路口上，我抑制着心里的吃惊，捉摸着这里的线索。

一切的起源，或许就在这里？

二

一九〇五年是秋瑾留学日本的次年，其时鲁迅做为她的先辈，已在日本滞留了两年。不知他们是否做好了思想准备，国家兴亡与个人荣辱的大幕就在这一年猝然揭开，并与他们的每一个人遭遇。

一件大事是日本政府与清朝勾结，为限制留学生反清政治活动颁布了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”（应该注意，取缔一语在日语中主要意为“管束、管理：”）。此事引起轩然大波，秋瑾的表现最为激烈。

诸多论著都没有涉及当时留学生的反应详情；但参照（比如八十年代末以来）留学国人的多彩面孔，我想当时的诸多精英一定也是形形色色。冷眼看着中国留学生的洋相，日本报纸《朝日新闻》发表社论，嘲笑中国人“放纵卑劣，团结薄弱”。湖南籍留学生陈天华不能忍受，他以性命反驳蔑视，投海自杀。

与他们气质最近的日本作家高桥和已，对此事的叙述如下：

陈天华的抗议自杀，最富象征地表现了投影于政治中众多之死的、文化传统与传统心情的方式。

一九〇九年，日本的文部省公布了《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》。不用说，这是应清朝的要请，限制留学生革命活动的东西。当时，《朝日新闻》侮蔑地批评那些反对《取缔规则》、进行同盟罢课的中国留学生，说他们“出于清国人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，其团结也颇为薄弱”。陈天华痛愤于此，写下了绝命书，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杀。

他在《绝命书》中说，中国受列强之侮，因为中国自身有灭亡之理。某者之灭，乃自己欲灭。只是中国之灭亡若最少需时十年的话，则与其死于十年之后，不如死于今日。若如此能促诸君有所警动，去绝非行，共讲爱国，更卧薪尝胆，刻苦求学以养实力，则国家兴隆亦未可知，中国不灭亦未可知。

他区别了缘于功名心和责任感的革命运动，要求提高发自责任感的革命家道德。

（《暗杀者的哲学》，《孤立无援的思想》所收，页一九三至一九四）

每读这一段故事我总觉得惊心动魄，也许是由于自己也有过日本经历。陈天华感受过的歧视和选择，尽管程度远不相同——后来不知被多少留日中国学生重复地体验过。只是一个世纪过去到了这个时代，陈天华式的烈性无影可寻了。在一种透明的、巨大的挤压之下，海外中国人的感情、公论、更不用说行动，日复一日地让位给了一种难言的暧昧。陈天华的孤魂不能想像：男性在逢迎和辩白之间狡猾观察、女人在顺从和自欺之间半推半就。

陈天华已经死了，活着的还在争论。在侃侃而谈中，学人们照例分裂；有的是学成救国派，有的是归国革命派，我想更多的一定是察颜观色派。身为女性言行却最为“极端”的秋瑾那时简直如一个“恐怖主义者”，面对纠缠不休的同学，她居然拔刀击案，怒喝满座的先辈道：“谁敢投降满虏，欺压汉人，吃我一刀！”

而在场者中间就有鲁迅。

显然秋瑾不曾以鲁迅为同志。或许她觉得这位离群索居的同乡太少血性，或者他们之间已经有过齟齬。大概鲁迅不至于落得使秋瑾蔑视的地步？在秋瑾的资料里，找不到她对这位邻居的一语一字。

我更想弄清当时鲁迅的态度和言论。但是诸书语焉不详，本人更欲言又止。渐渐地我开始猜测，虽然不一定有过争吵和对垒，大约鲁迅与同乡的秋瑾徐锡麟有过取道的分歧。或许鲁迅曾经对

这位男装女子不以为然；她太狂烈，热衷政治，出言失度。鲁迅大概觉得她不能成事，也不是同道。鲁迅大概更嗅到了一种革命的不祥，企图暗自挣扎出来，独立于这一片革命的喧嚣。

留学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复杂的事。留日体验给予人的心理烙印，有时会终一生而不愈。

敏感的鲁迅未必没有感受到陈天华的受辱和愤怒，但是他没有如陈天华的行动。或许正是陈天华事件促使鲁迅加快选定了回避政治、文学疗众的道路。

他的意识里，说不定藏着一丝与鼓噪革命派一比高低的念头。但是时不人待，谁知邻居女儿居然演出了那样凄烈的惨剧，而他自己，却只扮演了一个“看杀”的角色！

逐渐地，我心里浮现出了一个影子。

它潜随着先生的一生，暗注着先生的文字。我想诸多的研究，没有足够考虑鲁迅留日十年酿就的苦涩心理。称作差别的歧视，看杀同乡的自责，从此在心底开始了侵蚀和噬咬。拒绝侮辱的陈天华、演出荆轲的徐锡麟、命断家门的秋瑾——如同期的樱花满开后凋零的同学，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。这影子变做了他的标准，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；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，使他不得安宁。

也许就是这场留学，造就了文学的鲁迅。

三

隔开了百年之后，寻觅鲁迅如同盲人摸象。

但仍然还有思路可循，这思路是被作品中的处处伏笔多次提示了的。研究鲁迅的事不能用顾颉刚的方法，但是一样需要考据。

它不像考据山阴大禹陵；那种事缺乏基本的根据，谁也很难真能弄得清楚。鲁迅的事情与我们干系重大，它不是一家之说壶中学术。流血的同学和鲁迅几位一体，身系着民族的精神。从一九〇三年鲁迅留学日本开始计算，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；一九〇七年徐锡麟和秋瑾死难的世纪忌日，也正在步步临近。应该梳理脉络，更应该依据履历。这履历中，有刻意而为的——他的做法，他的伏笔。站在绍兴的路口，眺望着鲁迅纪念馆和鲁迅故居，还有出没着正人君子的“咸亨酒店”，我感到了作品的明示，和刻意的作伪。

在经历了陈天华、徐锡麟、秋瑾的刺激以后，或者说在使自己的心涂染了哀伤自责的底色以后，后日直至他辞世的所谓鲁迅的一生，就像恐怖分子间尺的头和怨敌在沸水里追逐一样——他与这个日本纠缠撕咬，不能分离。

那以后的历史可能是简单的：三一八，九一八。三一八在北京的执政府门前再现了绍兴的轩亭口，他绝不能再一次看杀学生的流血。九一八使那个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变成了身边的炮火，使他再也不能走“纯粹的文学”道路。

不是每一天都值得如陈天华那样一死，但是每一天都可以如陈天华那样去表现人格。回顾他归国后的生涯，特别是三一八和九一八之后，显然他竭尽了全力。他不能自娱于风骚笔墨中日掌故，如今日大受赏味的周作人。他不知道——苟活者的奋斗，是否能回报殉死者的呼唤。想着陈天华和徐锡麟以及秋瑾，我感到，他无法挣脱一种类近羞愧的心情。

在中国，凡标榜中庸宣言闲趣的，大都是取媚强权助纣为虐的人。同样，凡标榜“纯粹文学”的，尽是气质粗俗的人。

鲁迅与他们不同；他做不到狡猾其艺术、中庸其姿态——而无视青年的鲜血，回避民族的大义。但正是他曾严肃地拒绝激进，选择了一介知识分子的文学疗众道路。但是江山不幸，文学是彷徨之路，鲁迅一直挣扎在政治与文学之间。三一八，九一八，他不能不纠缠于这两个结；他的交友立论横眉怒目，都围绕着这两件事。而这两件事，挣不断地系在一根留日的线上。

时间如一个不义的在场者，它洗刷真实催人遗忘。邻居的女儿居然那么凄烈地死了，他反刍着秋瑾逆耳的高声，一生未释重负。鲁迅不能容忍自己在这场之后的苟活，所以他也无法容忍那些明明在场、却充当伪证的君子。

陈西滢不知自己的轻薄为文，触动了鲁迅的哪一根神经。他不懂学生的流血意味着什么；他也不懂面对学生流血的题目，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言行禁忌。

徐懋庸之流也一样，他们不懂在忍受了同学少年的鲜血以后、仍然被鲁迅执拗选择了的——文学的含义。他们不知自己冒犯了鲁迅最痛苦的、做生者的选择。

后来读到鲁迅先生在当年的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之后，其实表示过对这种形式的反对：“请愿的事，我一向就不以为然”，他说官府“他们麻木，没有良心，不足与言，而况是请愿，而况是徒手”（《空谈》）。“我却恳切地希望，‘请愿’的事，从此可以停止了。”（《“死地”》）

这正与陈天华无独有偶。陈天华虽激烈殉命，但正是陈天华对那份管理规则不持过激态度。他在绝命书中写道：“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，切勿固执。只是希望大家能振作起来，不要被日本报纸言中了。”

激烈并不一定就是过激。虽然在这个犬儒主义国家，我们习惯了媒体和精英用过激一语四处抹煞他人价值，但是历史多次提示着：胸怀大激烈的人，恰恰并不过激。

四

不知道我是否过多强调了鲁迅文学中日本刺激的因素。但确实就在他留学日本之后的五四时期，在《新青年》的页面上，他突然展示了一种超人的水平和标准。他的最初也是最伟大的作品，都与家乡的这两位牺牲者、与留日的一幕有关。

徐锡麟事败后，被清兵剖心食肉一事，甚至是他文思的直接引子亦未可知。所以就在他最早构思的时候，吃人行为就成了《狂人日记》最基础的结构间架。鲁迅在这个开山之作里宣泄和清算，借着它的摩登形式。他不仅表达了所受过的刺激，也忍不住代徐锡麟进行控诉：“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，一直吃到……吃到徐锡麟！”

接着在短篇小说《药》里，秋瑾被写作了坟墓中的主人公。作为短篇小说这一篇是完美的；故事、叙述、蕴意、人血馒头和药的形象，甚至秋瑾和夏瑜，这工整的对仗。高桥和已联系他在日本弃医从文的经历，指出“买人血馒头吃的民众，是围观同胞被当成间谍处死的民众的延长”。

这样写的真实动机，埋在他思想最深的暗处。抛开徐、秋二同乡的影子，很难谈论鲁迅文学的开端。套用日本式的说法，他们三人是同期的花；只不过，两人牺牲于革命，一人苟活为作家。我想他是在小说里悄悄地独祭，或隐藏或吐露一丝忏悔的心思。

散文《范爱农》是更直接的透露。

这个特殊的作品如一篇细致的日本档案。当然，也如一顿辛亥革命前后的白描。除此之外，鲁迅还未曾找到任何一个机会来倾诉私藏的心事。

范爱农是徐锡麟创办的热诚学校弟子，与鲁迅同期的留日学生，一个革命大潮中的失意者和牺牲者。鲁迅借范爱农的嘴和事，不露声色地披露了如下重要细节：

徐锡麟一党与他疏远的事实。“你还不知道？我一向就讨厌你的，——不但我，我们。”虽然关于疏远的原因已无需深究，但鲁迅依然半加诙谐带过了这么一笔。

其次，徐锡麟剖心殉难后，他在东京留学生聚会上主张向北京抗议的细节（这个细节，正与秋瑾在针对取缔规则聚会上的拔刀相应），“我是主张发电的。”

最后，散文叙述的他与范爱农的交往，表白了他对死国难者的同学们的一种责任感和某种——被救。范爱农给了鲁迅补救的机会，他们的相熟同醉，都使鲁迅获得了内心的安宁。穷窘潦倒的革命军后来依靠着鲁迅，这件事情是重要的。所以，散文记录的濒死前范爱农的一句话，对鲁迅非同小可：“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，拆开来一看，是鲁迅来叫我的。”